石渠餘紀

石渠餘紀卷二

閩縣王慶雲敬述

紀廕子

廕子之制虞書所謂賞延於世盤庚所謂世選爾勞是也後世恩澤寖廣如南郊聖節致仕遺表秩滿兩任皆得任子則又不免於濫我　朝之制凡廕生必入國子監肄業期滿考試授官學而後入政立法最善其制有恩廕有難廕有特廕　國初恩廕止及三品以上官順治十八年恩旨文職京四品外三品武職京外二品以上並廕一子入監讀書三年期滿候銓康熙六年定一品官廕生以五

品缺用餘以其級爲差五十二年　聖祖六旬萬壽令宗室亦得廕子雍正元年從詹事錢以塏言始得改用武職五年以廕生年俱幼穉暫給三品廕令勤勉學習成材之日奏聞乾隆三十四年更定公侯伯視一品予廕子視三品男視四品蓄養其材所以保全閥閱之舊勳嚴其制尤以愛惜　朝廷之　恩澤也難廕之制旂常所尤重康熙三年定漢人難廕生三品以上授知州餘以其次授知縣佐貳十三年定武職難廕遊擊以上授守備餘授衛千總至雍正十年特　敕陳亡之阿岱等七員均廕一子入監讀書則出於　特恩而不以文武限者凡廕以其輕重爲

襲次乾隆閒定陣亡員弁襲次已完給恩騎尉世襲罔替
葢人臣致身之義死綏最烈食報亦宜最長所謂漢有宗
廟爾無絕世惟軍營立功及受傷身故照陣亡例賜䘏者
不以爲比凡難廕子孫未及歲者以半俸贍之其防險溺
斃雍正六年吳淞險工知縣周中鋐把總陸章皆以溺斃得廕子巡洋漂沒並得援死事
之例澤及子孫則古者功疑惟重之意特廕撫事例或酬
庸於生前或飾終於遺疏或眷懷於舊學惟加恩舊臣最
爲異數康熙初以原任大學士希福范文程甯完我額色
黑自　太宗時贊理機務久著勤勞范文程子范承謨額
色黑子塞色黑已爲內院學士遂拜賜希福甯完我子以

學士用又以　世祖特選入長春宮讀書大臣之子孫泰保等十四人授侍衛郎中六年以原任尚書蘇納海子氐爾達朱昌祚子朱紱王登聯子王盛唐入監讀書以理事官用而講幄舊勞如張英張玉書熊賜履其子並皆優錄乾隆三年　詔求入祀賢良祠王大臣子孫未仕者擇其才品引　見錄用四十八年以故明遼東經略熊廷弼居官忠鯁屬主闇政昏身罹重辟乃以其五世孫熊泗先授訓導又以督師袁崇煥忠於所事訪得五世孫袁炳　敕察看人材錄用勸忠延賞施於屋社之臣並以遼瀋之抗我戎行爲忠於所事廓乎大哉　天地之量也嘉慶初以

原任大學士朱軾曾孫朱晉麟授知縣而曾臣如蔡新朱珪吳璵潘思榘田從典李光地王熙楊名時魏象樞湯斌徐士林等子孫並賜舉人進士奕世之後　恩禮兼襃如此

紀科道互見行取

順治八年都察院甄別臺員分爲六等擬差用內升外升外調降用革職各員報可又定巡按差回考核事跡冊以條陳舉劾等事定優劣別勸懲十一年　詔吏部察科道以言罷官者得六人復其職是年　諭近來言官未見糾參顯要皆因懼人反脣仇訐今後被論者如有辯處止許

就所參事欵剖白不許反脣仇訐言官參奏公私當否考察時分別勸懲特　詔巡訪官稱職俱著內升國初巡方不專差御史有用理事官副理事官郎中員外主事及中行評博者舊例考選御史在內用中行評博在外用俸深累薦推知急缺乏人兼取各部主事十五年行取各官未到令以郎中員外主事改授有　旨科道官考選升轉差遣俱候　上裁十年二十七年福建巡按李時茂薦道員宋杞俸未一年以請託釬議十八年察定考察巡按立爲上中下三等旋停差以糾察歸巡撫康熙元年定科道專用各部司員停中行評博考選與推知釬升主事七年復行取　諭曰科道行取原因親民之官

諸惡利弊得以據實指陳有裨政治且足鼓勵人材令督撫舉賢能夙著者親加選用十二年　諭言官專司耳目凡政治得失民生利弊必須直言無隱若虛浮剿襲或以不急之務草率塞責非廣開言路之意於是罷石文郁等三人十九年以漢官皆由行取而滿科道係論俸敘升令吏部都察院選擇於是分別畱任者二十三員革任者十八員時以科臣孫鑽條奏　親試科道官材品姚締虞王曰温李迴條奏詳明有　旨襃獎鑽等三人皆鐫級二十年定內三品外督撫子弟又歲貢出身人員不得考選　雍正元年始以六科隸都察院定科道升轉不限年通行開列初科道內升有兼管原職

者康熙三十四年　上以兼管之員無條奏盡職者乃令內陞即行出缺其外轉道員仍帶原銜於新任又以陳時夏越職言事陳世倕工程掣肘令不得復兼原銜時惟新用之許容柯喬年陸錫書三人仍帶原銜又以俱係科甲出身無庸考試但令各堂官薦舉初監察御史試俸一年不稱職者改按察司經歷至是以左御史尹泰請令再試一年詳察賢否又　諭安民必先彌盜州縣隱匿不報以致盜賊無忌不可不嚴行稽察巡按久裁目不可復令或於御史內揀選賢員酌量於湖廣江浙福建山東河南等處差員專司稽查并巡驛站煙墩有盜諱匿不報者題參一切地方事宜差員不

得干預五年復令內外保送勤敏練達立心正直人員乾隆三年停保送令翰林六部官通行引　見選取記名八年臺臣言選用御史應考試不得專重保舉於是復考選舊例給事中內陞外轉一年一次御史一年兩次康熙以來部臣春秋奏請率奉　旨暫停至六年改爲三年一舉時部院司員補御史者多以熟于兼辦本衙門事四十一年　諭御史有稽查部務之責一經由部必不肯糾察嗣後不得擅行奏留

康熙初科道稱職者多內陞惟素無建白或才力不及者乃外轉十九年以言官妥於外轉道員者甚多令廷

臣會議

附祀起廢起病

開國　恩詔寬省詿誤官員順治十一年廉得御史以
言罷官者六人並復其職康熙十二年　諭向來外官
告病不准起復原以防其規避但其中才品優長政績
素著者一時告歸終身棄置深為可惜令督撫保舉擢
用引疾人員起病自是始（病痊坐補原缺之例定於雍正五年）四十年
詔督撫察舉惠愛清廉官雖詿誤不論舊例降調官果
係清廉許督撫保題留任至十八年御史范承勳奏請
詿誤革職官果有潔已愛民幷許奏留雍正四年　諭

凡冤抑被參復職者係特恩超拔之人自應益加奮勉若仍貪酷不法者重罪虧空補完開復及捐復者如之六年　諭曰朕愛惜人材於罷斥人員常降旨諭來引見以觀其才具優劣不忍令其棄置今思從前因公詿誤之員未必無才守可觀者吏部行文各省除大計特參外其因公詿誤降革者曾居官五年無錢糧案件未清之處准赴部具呈引見八年　詔察在京文武官因公詿誤者皆酌量起用　純皇帝御極復申前諭至元年一年之間已及三千餘人大學士徐本奏停之十四年又飭部查因公詿誤人員派大臣察驗引見蓋法爲

中人立故敘吏之條教有不得不嚴者而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賢者亦有時而不免惟於赦過之中寓議能之意庶乎法紀常伸而人材無棄置之歎哉

紀行取舊制

行取之制始於明明初科道用人其途甚廣厥後定制在內用主事中行評博而在外取三年考滿之推官知縣謂之行取惟特薦者不以資限（本明史選舉志）元臣陳恩謙有言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欲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閒利病也　國初行取之制有由督撫薦舉者有詔大臣特保者後乃吏部按格選取其選漸輕不久

遂廢順治初年推知考選御史及吏部司員以歷俸三年薦有三次者為合格惟十四年以臺諫缺員不論俸次是年丁酉科乙未科之推知亦得行取各部郎中員外郎改授御史亦自是年始康熙元年令科道專用部員行取官但陞主事中行評博同七年　諭曰科道行取原因親民之官諳悉利弊得以據實指陳有裨政治且足鼓勵人材令督撫舉賢能夙著者親加選用於是復行取時　聖祖初親政詢部臣以歲宜行取幾人部議預定員數或人不及額而庸流得以濫充或人浮於額而賢者無由盡收莫若考選註冊用完再具題行取臣以為額不必定惟其人是時銓部可謂達政體矣二十九年　諭行

取知縣用爲科道職任緊要令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於是戶部尚書王隲舉清苑知縣邵嗣堯兵部尚書李天馥舉三河知縣彭鵬靈壽知縣陸隴其 上素知三人服官廉介而大學士徐元文亦舉麻城知縣趙蒼璧俱得以科道用時同舉者十二人前後行取得人以是年爲最（見乾隆四年 諭旨）四十三年四川巡撫能泰奏行取知縣不無請託且錢糧盜案之有無歷俸之深淺皆註在部冊請停外省薦舉之例由部論俸行取蓋自用法稍密第以有資俸無參罰者爲賢能督撫顯遜其權陰卸其責大臣不能以人事君而鼓舞人材之具歸於胥吏之手矣時定三年

一衆其員數大中小省以五人三人一人為差於是吏部議知縣歷俸三年即得行取考選科道似覺太速應先挨部主事方得考選至四十九年行取知縣廖之謙鄒汝魯以居官素優特補科道其餘暫給知縣俸分六部候補主事（如別項應用再候 旨行）又 諭行取知縣人材俱佳令其候補殊覺可惜著留京食俸遇主事知州缺出皆得補用五十五年行取賈岱等十二員皆授額外主事時由部論俸而不由特保故行取之選漸輕其用為科道者寥寥焉人主非不愛惜人材而終不能與法爭勝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此雍正閒吏部按期奏請而少舉多停（見乾隆六十年 諭旨）乾隆

元年以行取在京挨選主事有遲至四五年者　諭在彼不免守候之苦而外任轉少一諳練之人殊爲可惜令照武官保舉注冊例仍留本任序銓四年吏部以行取人員引見　特旨用康熙二十九年故事令九卿公舉賢能次年　諭　聖祖時如湯斌陸隴其輩學術純正言行相符陳瑸彭鵬輩操守清廉治行卓越天下之大人材之衆豈無與此數人相頡頏者令公舉以備採擇臣案特保之典曠五十年於是再舉蓋慎重之至也至十六年　諭曰行取知縣此制始於前明其時專重資格按俸陞轉不得不以部用一途疏通壅滯而亦銓部漁利之一途也案明代考

選科道九卿棄省先有訪單優者授給事中次者御史又次部曹往往據訪單爲高下見明史選舉志　今州縣陞途甚隘才能傑出之員無不保題擢用實無壅滯之歎而督撫於地方能員亦無不欲其避輕就熟遇隔省陞調往往奏留且繁劇之任參罰必多所謂無事故合行取之員大率尋常供職倖免處分者耳即以銓補部曹迂疏潦倒了無得力之處況百里之寄任即非輕才亦可展果屬賢員方議久任以責成功部曹分局一司事簡無所表見轉覺用違其才此實向來沿襲具文著永行停止臣案是時行取用爲科道之制久已不行然所謂停止者停行取之陞部員者耳非謂行取知縣不可以爲科道也謹考

國初沿明制臺諫需人考選及於中行評博自不如取諸邑令為能眞知民閒疾苦地方利病故陸清獻諸人由行取任臺諫錚錚有聲　純廟猶亟稱之自部議防其太驟俾之迴翔於曹司之中雖曰將終用之而固先以長材置散地矣且其途既紆勢不可以賢能有用之人推轂其成為具文者必然之勢也夫國家立一法必有用意之所在得其意則張之弛之變通之無不可者失其意未有能守其法者昔者行取之設其意以為邑令乎以為諫官乎如第以為循良勸則鼓舞遷擢之權出自朝廷古有璽秩賜金者矣何必按格行取置之散局也若以為耳目之官當周知民隱

則內外保薦之舊規與康熙七年二十九年乾隆四年

明詔具在謀國者可以知所擇矣

紀京察甄別京官附

順治八年　世祖親政　諭部院諸臣託名熟練持祿養

交有年屆懸車貪戀爵祿著吏部開列職名親行更定與

天下見之九年始行京察定以後六年一次遇寅申年舉

行顧其時雖定京察之制而甄別亦不盡依年限是以十

年　諭曰外官計典十年內已三舉行京官殿最亦當核

察吏禮侍郎學士詹事等官朕親考區別六部等衙門老

疾不能任事素行不孚衆論或才可外任者各堂官察核

彙送吏部都察院同吏科河南道議奏通理常僕等衙門堂官開送核奏於是照八法例甄別十二年定考滿議敘例初次優等加銜二三次優等加級時三年考滿與六年京察之典並行凡三品以上自陳四品等官吏部都察院議奏　親定去畱又令優等給與　誥命〔康熙二年停以後唯覃恩得〕給　誥命　十七年　詔甄別內外官都御史魏裔介請行糾拾之法以補甄別之所未及內而京官外而督撫不拘現任丁憂告假養病科道官遇有見聞即據實糾劾從之時內外保列一二等者甚多康熙元年　諭曰內外官員歷俸三年考滿即可分別去畱此外又有京察大計實屬繁文

乃停京察大計專用考滿以五等分別勸懲一二等稱職加級紀錄平常者留任不及者降調不稱職革職以後升轉一等者先用三年御史張泌請以部院員數之多寡定一二等名數以息奔競四年御史季振宜請停考滿三疏其一曰自行考滿以來大臣上疏自陳不過鋪張功績博　朝廷表裏羊酒之賜至堂官考核司屬朝夕同事孰肯破情而秉至公其中鑽營奔競弊不勝言況今自尚書以下悉按品升補與考滿無涉自正月至四月皆考滿自陳之日一人一疏以數十計諸務叢脞弊從此生請停考滿之法照序升轉從之 按考滿年限行京察之典疑自是年始當查 六年遂復

行京察次年甄別不及官三十七員有 旨不必調任俱鐫二級滿官隨旗漢官致仕八年甄別尚書布顏等七人十九年副都御史郝浴疏請部院每歲終各舉劾一人二十年甄別部院司官十一員二十二三年甄別各二十三員葢往往於京察之外特令糾參未嘗以年為限又以漢軍皆用漢缺重在文義考試侍郎以下官於 大和門分別去留三十四年部院遵 旨保舉四十七員甄別四十二員復遵 旨保舉九十五員以次內升雍正四年 諭各部漢司官冗濫今春京察止革退數人乃汪景麒查嗣庭妄謂郎中等官壅滯有十年不調白首為郎等語必司

官中有不感恩而怨望者此等既不能爲國家效力又多占員缺阻後人升補之路著各堂官甄別以聞乾隆四年鴻臚寺少卿查斯海奏京察被劾向不引　見或恣本英露而堂官性多沈抑卽目爲浮躁或質稍遲鈍而堂官識多明敏卽棄爲不及且更有賦性戇直不善應酬遂以嫌隙加之吏議嗣後京察六法照外省大計例引　見從之八年　諭曰昔蕭何相漢終舉曹參羊祜佐晉亦進杜預薦賢自代青史稱焉是以宋有詔觀察薦忠勇自代之條金有敕宰臣奏賢良自代之諭今三載考績大臣徒遵例自陳乞賜罷斥而不舉賢自代使遂其高尚職將誰任乎

其以明歲爲始大臣自陳乞罷令各舉自代之人食祿及韋帶之士均許但不得舉同列籍爲令顧行之不能以無弊十二年　諭曰朕令自陳之大臣舉賢自代侍郎楊嗣璟以廣西人而舉本省之學政官獻瑤官階越次關學朱定元舉雲南知府徐鐸若謂無私誰其信之又如盛京侍郎四人同城而所舉彼此相同顯係邪詐會合又如侍郎李元亮甫薦湖北臬司徐琳而徐琳卽被總督楞額參以乖張詐僞廣西巡撫鄂昌薦布政司李錫泰上年李錫泰召見極稱鄂昌之優今鄂昌卽舉以自代能免朋比之嫌乎嗣後多立科條定督撫不得舉本屬藩臬搢紳不許舉本省官員　九年令大學

士驗看京察有不稱一等者裁去十一年復　諭曰此亦權宜辦理究之察核司員惟堂官最爲親切要在平時留心體察臨事舉劾公平如上次一等三年行走平常即改二三等上次二三等三年奮勉即當列爲一等庶察典肅而人知勸懲十五年　諭京察屆期四五品京堂既不自陳亦不引見雖吏部都察院塡注考語不過虛文龍鍾庸劣既得姑容即才具優長亦無由自見於培養人材澄敘官方之道兩失之嗣後派王大臣秉公分別一二三等引　見案五十七年引見三十六員爲應稱等一等三人十七年停自陳之例　諭曰京察之年部院大臣各省督撫自陳求罷候旨照舊

供職雖三載考績之義但卿貳職贊機務督撫任寄封疆
朕量材簡擢日復於懷其有不副委任或克稱簡畀率已
隨時黜陟斷無遙待三年之理凡可供京察解退者不過
閒曹冷署年力衰昏又非有大過介於可去可留之間者
耳且人身列大臣謬以罷斥爲辭是相率爲僞誠無謂也
自陳繁文著停止武職軍政視此二十二年定部員五十
五歲以上堂官詳加甄別三十三年改定六十五歲以上
者引　見時定察典人員以上次數目比較每　敕部院
大臣詳慎甄擇以防濫竽先是十八年京察三品京堂令
吏部另呈事實清摺　親爲裁奪至四十八年以大小三

品京堂既不時常接見又不便派大臣驗看著吏部帶領
引見將履歷注明

紀吏治

順治元年順天巡按柳寅東疏言吏部者吏治之源也近
見升除各官或故明贓吏流賊僞官一槩錄用雖云寬大
然流品不分其爲民害不可勝言攝政王報曰經綸方始
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擢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贓
審實立斬雖　開國權宜固以懲貪爲弊吏之本矣十年
世祖幸內院閱大計疏謂大學士曰貪吏何多也此輩
平時侵漁小民大計之年亦應戒懼范文程以見利智昏

對　上曰此由平素不能正心苟識見旣明持守有定安能爲貨利搖奪乎至哉　聖訓誠窮源探本矣是年　命吏部考核各省督撫康熙七年副都御史折庫納金世德等言近例督撫止有貪婪欠賦違限錯擬處分請飭部議如有百姓失所拋棄田地豪無治理者論罪從之八年甄別督撫九人莫洛與白清額以輿情乞留還任二十六年以直隸巡撫于成龍眞實清廉無勉强虛假介然自守無所交游特加太子少保銜以爲廉能稱職者勸時九卿會議稱雲貴總督范承勳山西巡撫馬齊四川巡撫姚締虞居官皆優　上曰范承勳等居官果善但尚有勉强之意于成龍則出自誠心五十六年以陳瑸

操守潔清古人中亦不多得追授禮部尚書立碑與謚茲蔭子雍正四年　諭曰居官之道自以清廉爲本但地方大吏職任甚鉅察吏安民興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而於地方不能整飭貽害甚大蓋此時淸官無取於民不能禁民之爲非故百姓賢不肖皆稱之無所取於屬員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賢不肖皆安之大臣子弟親戚犯法則姑容地方强紳劣衿生事則寬待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甚至胥吏作姦不能懲盜賊肆行不能察及事務廢弛加以罷斥而地方官民羣然歎息以爲去一淸廉上司爲之稱屈此則平日模棱悅衆違道干譽之

所致也且操守平常者心懷懼畏頗能整頓經理不致曠廢朝廷又時留心訪察一有不善即加懲戒在朝及屬下之人皆伺察其過不爲隱諱是以此等之人貽害於地方尚輕朕深望爾等爲明體達用之全材而深惜爾等爲同流合污之鄉愿勉之勉之　純廟登極各督撫遵　旨將屬員賢否具奏比三年未有續奏者乃　諭曰即督撫仍居原任而前後數年之閒屬員新舊不一亦豈無改行易轍者均當隨時奏聞豈待朕諭旨屢頒始敷陳了事邪旋令藩臬道府來京引　見五年　上閱　仁皇帝聖諭有九卿察訪督撫之諭　諭曰爾等俱爲大臣天下督撫之賢否應於平時留心細訪以備顧問

誰貪誰廉部院行公舉部門生故舊不爲徇庇庶人知勉勵
乃朕問時或詞未同辦事知之不真以此推辭非理也
乃　敕諭曰近日在廷大臣亦甚類此即如郝玉麟鄂彌
達之案皆從外省發覺廷臣未有參奏又如王士任岳濬
之劣蹟德沛楊超曾劾之豈廷臣一無聞見必待督臣舉
發邪朕一人耳目豈能周知惟大學士九卿留心察訪有
聞即奏庶人人其懍官箴且王士任等以督撫而不能自
保操守　皇考時未有是也朕用是滋愧焉恭以督撫表
率一方而以廷臣糾察督撫上下相承內外相制馭吏之
法乃簡而易行九年御史彭肇洙奏各省關係民生風俗
之事雖經題結仍令戶部計歲中某省旱澇豐歉刑部計

歲中某省奸盜人命干名犯義案件若干簡切詳明按省分注歲終彙進此即古者課殿最之遺意有 旨允行二十二年 詔江南淮徐海等屬受水患有年矣此方州縣視他處更重現任守令督撫各出考語奏聞有賢明宜留任或可調他處者其悉心詳酌一二年後朕親臨考察倘仍入疆而田野不治則非守令之罪將督撫是問矣蓋疆臣者郡邑吏之綱也整其綱則條目咸理此治天下之要道也初藩臬任三年未允 陛見令以後每歲奏請十八年 旨至二十四年定道府直隸州按省分遠近引 見以六七八年為差

紀守令

前代設官重內輕外牧守處遷謫而州縣多雜流　本朝治法重守令之職又於其中別爲等差順治十二年　諭曰知府乃吏民之本其最要者如直隸之眞保河間江南之江甯淮揚蘇松常鎮浙江之杭嘉湖紹山東之濟南青兗山西之太原平陽河南之開封彰德陝西之西安延安江西之南昌吉安湖廣之武昌荆襄福建之福州泉州共三十府或政事殷繁或地方扼要著京外大臣各舉才力兼優者以備三十處知府之用又曰州縣之制自漢以來即以人戸分大小隋有閒劇衝要之等唐有赤畿望緊之

差明時酌爲繁簡隨才器使各盡其用𠔥吏部參酌時宜將地方分爲三等應選官員考其身言書判亦各三等按等授官使人地相稱十八年定浙江溫台甯波沿海官員照邊俸陞轉康熙六年御史王伯勉奏佐貳推陞知縣請飭督撫廉訪堪勝民社者保舉陞授濫舉者罪之御史高坪請委署州縣專責知府而行保舉連坐之法竝從之蓋推陞而不責保舉則庸流或循資而進而造次委署易於遷就惟知府於一郡之官熟其才品且關其考成尤職掌所最切二十三年嚴州縣遇事不結處分至四月者褫職二十八年　詔淮揚被災府州員缺俱奏聞選授是年定

楚粵黔蜀四省中如黎平茶陵東川平越等界連苗地守令員缺於本省揀員題補三十七年從巡撫石文晟請以雲南元江開化廣西廣南四府煙瘴之地照粵西南甯太平慶遠思恩四府保題例於郡縣中擇廉能熟悉者或調或陞鶴慶順甯永昌三府地接蒙番中甸外通烏斯藏知府照山陝例奏聞請簡餘官由外調補五十二年定福建閩縣等十六州縣以卓異人員揀補自後政務衝繁地方邊要因時制宜每有更改雍正間以川陝劣員甚多將補選兩省人員　親加揀試　三年　雍正六年　諭知府有察吏之責內有循分供職不能察吏而又無過犯可參劾者

督撫甄別具題暫留本任仍於本省揀選保題引見到任後前任交代來京以部屬改用若所保亦屬中平仍將前任知府留任然改用部曹之例旋即停止九年以陝甘辦理軍需　命大臣保送人材發往乾隆三年　諭曰雲貴地方改土設流漸次安輯然瘡痍初起元氣未復必得循良之員恩信兼著然後可久安無事近督撫於苗疆多擇能員以資彈壓不知矜才喜事之輩非有實心實政撫綏化導苗雖頑悍具有人心非不可至誠感動果能廉靜樸實有司勤加撫卹一無擾累諒無不可革面革心者嗣後應慎選賢員以居其任羣情愛戴者保題陞擢其恃才貪

功者不得輕任益能員喜任事而每至僨事賢員無赫赫名乃能相安於無事六年特　詔督撫甄別知府十二年諭曰親民莫切於縣令而知府表率一郡職任尤重欲望政平訟理非久任不可漢宣帝詔曰太守吏民之本數改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誠至言也即如州縣才具優者督撫或調或題陞知府則擢監司究之缺有繁簡職守則一知府賢則屬縣各修其職監司體制雖優所職不過分巡轉核或專司鹽糧轉不若知府與屬縣較爲親切且此題陞題調不過幹辦敏捷未必皆古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而此地得一良吏卽彼

地失一良牧孰非赤子孰不當善為撫字顧數數更易乎但榮進之念人情不免非示以獎勵歲月淹久必致自隳志氣而吏民無識亦謂其不為上司所物色或啟疲玩之習不足以鼓舞人材振起治術漢時守令治行優異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寵以車服有爵至關內侯者兩漢循良冠越唐宋今或仿其意而行之乃下大學士九卿議尋議題調以歷俸五年為斷升調又滿三年政績卓著保題加銜遇缺即陞　明詔以守令數更不可以敦化善俗援引古誼思復任久任之法而部臣但知以遷擢鼓勵人材故其議止於限年陞調而已　乾隆三十六年兵部保送簡缺知府　上察其衰庸

將堂官議處是年貴州巡撫裴宗錫奏參特用知府二人上嘉其不肯優容遷就旋又奏保簡之石阡知府不勝外任部議堂官照濫保繁缺例議處四十二年定調署州縣佐貳不得過實缺十分之二從大學士阿桂請也

附紀引見召見守令

國初分府州縣爲三等授上等者引見面定餘歸掣籤康熙三十六年以御史朱廷鉉言令卓異官照行取例引見次年御史荆元實請引見月選州縣以重其選衰邁者休致年少輕浮者分部辦事三年以原職用有旨茲令同知通判引見五十一年御史徐樹肅請引見督撫特舉之員自後郡守牧令無不引見者至知府授官無論請旨部選繁簡之缺皆具摺

謝　恩請　訓　召見殿墀於初授官覲其敷奏於報最詢其治績前代銓曹注擬其號爲廉平者代不數人以天子臨軒策遣爲非常曠典以今視之何如哉

紀考試月官舊制月選官謂之月官

國初選人得缺吏部當堂考其身言錫名考其書判分爲三等京官主事司務外官知縣州判州同以上均令考試其缺分之繁簡名次之先後一以考試等第爲斷順治八年　諭吏部於銓選之時考試告示文移優者選用劣者除名澄清吏治大端在此顧其法未久輒停康熙閒令寫履歷以三百字爲限初用八股文至康熙五十七年停又令會同九卿驗看有行止不端出身不正

者據見聞直奏是爲驗看月官之始康熙五十三年定 又令選人將地方繁簡難易預爲籌畫何以治民何以厚俗以及催科撫字之術讞獄聽訟之才各出己見詳陳一二事於履歷之後其調補升任之官將舊地方利弊明白敷陳務使之敷奏以試其言驗看行止以觀其行凡所以澄敍於入官之始也雍正三年准都御史江球奏請月官履歷無用繁冗履歷後增一條議以覘才識旋 諭曰月官條奏原欲觀其存心今漸有將關係地方事務條奏者新進小臣或將條奏事件在外聲揚以沽虛名或刻入文集查出重罪嗣後月官履歷密封進呈次年又 諭曰月官條奏原

以觀其學識即知將來之趨向今詢本人竟有不能奏對者明係代作甚屬不合嗣後代作以違旨論是年月選官陳克復條奏虧空倉穀請先動正項買補仍一面嚴追有旨交九卿議行乾隆八年江蘇按察使李本裕奏請月選州縣於九卿驗看時摘問律例一二條令其條對與履歷一並進呈格於部議　特旨准行並著爲例十七年以九卿不肯實心體察令每月開列名單請派贍徇者科道得以糾參而膺事之派驗看則自乾隆七年始初各衙門保送撫民同知通判例派大臣考試三十三年　諭曰此項人員取通曉字義標判文書而止非場屋衡文可比若

一一校藝轉易滋代倩傳遞等弊甚屬無謂嗣後照月選官例赴部親塡履歷不必派員考試蓋考試月官之制至是已久停矣案書判視詩文為適用而尚不免浮詞條陳視書判為切要而試無專題作多假手即干冒與以包荒口對果能響答而身未入其中則所謂地方利病與撫循聽斷果能眞知而力踐之乎惟律例為有司不能不讀之書以政學不如學而入政摘問條對之制　純廟特旨允行有以哉　高宗即位　諭月官於政治稿有所見準其據實直陳若胸中無欲吐之言止許繕寫履歷頌聖套語槩行停止

紀大計 互見京察篇

順治二年御史張濩疏言盜賊竊發皆因有司惟知善事長官不恤民瘼考績殿最宜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者爲上考三考奏績不次擢用幹理簿書惠鮮無策雖有才能止注中考三年吏部奏朝覲考察之期請於四年正月舉行頒五花冊令撫按以才守政年四格注考才則或長或平或短守則或廉或平或貪政則或勤或平或怠年則或青或平或老

四年行大計

詔曰天下人民困苦極矣朕既出之水火與監司守令共圖治平蓋四載於茲奈明季之積習難除頹風猶煽有司則貪婪成習小民之疾痛誰憐雖婪墨間有糾彈而姦猾每多賄脫朕甚憤之茲當大計已嚴飭所司貪酷重懲闒茸罔貰爾等

姑准留任倘思蔽混前愆嗣是每遇大計入覲之年必
嚴切訓諭之是年吏部奏定三年一舉以爲定制撫按考
語咨達吏部考功司吏科河南道詳核去留定入法處分
貪酷革職提問罷軟不謹革職年老有疾休致才力不及
浮躁降調凡計典處分官不准還職九年吏部言計典舊
例府州縣正官入覲但委署害民反爲地方之累議令藩
臬兩司代覲從之故事計參之外令科道糾拾四年大計
拾遺被劾者多科臣魏象樞再以爲請得　旨糾拾官照
大計處分挾私妄糾者論十三年大計天下官二百九十
二員休致降革者有差又　諭曰朕親政六載於茲振飭

官方未嘗寬假今又當大計之年而治猶未進民猶未安錢糧逋欠盜賊竊發大者仍不法小者仍不廉致上之德意無由下究民之疾苦無由上聞非爾等失職之咎歟已飭所司重懲貪酷宜各正直存心清廉持己勉圖後效十五年定薦舉員數大省無過十人小省三四人有舉無劾不得注考仍察處十八年給事中雷一龍疏言大計勿得遺大吏而摘微員懲去位而寬現任並請令藩臬赴部面同指實康熙元年停藩臬入覲以參政副使等官代十二年以御史馬大成請復令入覲二十五年又停於是罷大計行考滿以五等分優劣科臣俞之炎請並俸通考御史張冲翼請申嚴卓薦定額

皆以詳核事蹟使名實相副爲言旋以每人一本題奏繁多改爲五等各一疏四年御史李振宜疏言自故入法爲五等其弊更大即如州縣由府廳至督撫豈盡不受賄賂層層剝削必至侵帑殃民請嗣後止責督撫不時舉劾其無參罰詿誤者照俸升轉六年復行大計御史田六善疏言卓異之官宜以清廉爲本凡司道等官必開不派節禮索餽送州縣等官必開不派雜差車火耗虧損行戶强貸富民即以清吏之有無定督撫之賢否並從之二十三年停藩臬卓異以督撫官資相近易於結納也二十五年諭凡朝覲之期每藉端科派私通交際是察吏本以安民

嗣後蹈常習故決不稱貸會都御史佛倫疏言藩臬專理一省錢穀刑名朝覲來京委員代理或至舛錯稽遲雖有條奏不過細事塞責況道途供應官員或藉端私派請嗣後將藩臬及府佐官員入覲之例停止照慶賀 萬壽表章例每省委道官一員齎冊入覲至官員賢否止以督撫文冊爲憑藩臬造冊亦請停止從之益省一繁文卽省一繁費免虛縻於官吏卽酉氣力於閭閻故立法莫若簡又不獨大計然也二十八年山西巡撫葉穆濟疏言不謹等官必俟部文離任恐此等自知被劾官箴民瘼益罔顧恤請以後計參及不時題參官拜疏之日卽避官署理從之

雍正元年又有大計軍政革職即行解任之旨四十三年以教官多不諳文義
諭巡撫不時考試四十四年　諭薦舉卓異務期無加
派無盜案虧空民生得所日有起色其他虛文俱不必入
雍正元年定大計卓等知縣以上官亦注考語軍政守備以上同
四年令貪酷以外有願引見者聽六年定卓異爲主處分
其自行參奏者免乾隆八年　諭曰養民之本莫要於務
農州縣考成應用是爲殿最向來不專以此課吏者因其
迹似迂闊難見効不似催科聽斷捕盜之顯而有據督
撫察吏每於此等本計視爲老生常談不知爲政之道本
舉而末自隨之如果南畝西疇人無餘力于耜舉趾日無

暇時則心志自多醕樸風俗自鮮囂淩人知急公而閭閻無待追呼人知畏法而盜賊因以寢息本計既端末事以次第就理各督撫其共勉之其時　鑾輅　省方每戒扈從騎士毋得踐擾大田穡事咨詢時形歌詠以勸農爲勸吏之本實與漢詔同風二十四年令大計之年吏部將督撫履歷開單呈覽督撫將藩臬考語另摺奏聞二十九年定正薦外坿薦人員缺繁俸深雖有處分亦得酌令引見四十四年改定卓異官別犯貪贓保舉之道府處分減督撫一等舊例道府降三級調以司道止於保詳而督撫親爲核定也

京營表序

康熙會典凡例曰八旗士馬雲屯難以數計其各省駐防緑營兵馬俱按次詳載云考是書八旗都統載每佐領下設某軍幾名於京師營制之統轄兵額之多寡則從闕如自後修會典者沿以爲例雖羅列營制而皆不計兵額良以京師爲四方根本古所謂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其深嚴邃密不當輕以示人非眞京旗之兵難以數計也至　皇朝通考於京營沿革甚詳而兵額尚略中樞政考有散數無總數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謹案我
朝京旗各營皆從佐領起數與前代立營定額募兵實

伍者不同不得佐領之數則歷朝兵數不可得而稽也道光庚戌冬雪窗多暇忠爲京營表因取嘉慶會典八百三十七所載歷代增編佐領之數截算某年佐領若干爰先立佐領表以絜兵額之綱由此以定設兵之數庶幾有所據依以見因革損益之實兵額表則始於康熙會典其書編至康熙二十五年由十年佐領以推是年兵額自後歷有增減至乾隆二十九年嘉慶十七年兩會典明載佐領之數即可以覈計當時設兵之實數近數十年佐領不復增編而兵額遂定再取中樞政考散數核其總數以著嘉慶末年兵額併舊從曾滌生侍郎莊牧亭舊部藉鈔道光

二十九年兵數摺附焉夫兵備於不用而藏於無形覽是表者得其損益之大略以心知其意可爾慎無付之鈔胥也長至後七日夜漏未盡六刻趨朝退食序

表缺

紀列朝各省兵數

方順治八九年閒歲入額賦一千四百八十餘萬而諸路兵餉歲需一千三百餘萬至十三年以後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餉額缺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與焉張文貞集

順治十年尚書王永吉奏兵制宜核請將某鎮衝險防兵

宜厚某營平綏戍卒宜裁令各省通盤籌畫（實錄）

臣謹案　世祖龍興東土所與共取天下者皆遼瀋舊人及蒙古部眾未嘗藉綠營師武臣力也天下已定八九年閒始定各省營制時雖九邊撤防而三藩擁眾各數萬索餉無厭兵數殆不可考矣今以餉額推之蓋遞年迭有加增然張空冊以冒支者比比也（實錄順治十年戶部員外郎葉舟疏言逃亡缺額老弱冒占之兵猶未盡核實）

康熙二十八年頒修會典兵制門載京城巡捕三營經制馬步兵三千三百名直隸巡撫及各鎮標兵三萬七百名山西二萬五千名川陝總督陝甘兩巡撫及提鎮各標兵

八萬五千九百七十八名四川巡撫及提鎮各標兵四萬名雲南四萬二千名貴州二萬名廣西二萬名湖廣四萬名廣東七萬三千百十名江南總督總漕江甯安徽兩巡撫京口將軍各標兵四萬九千八百五十名浙江四萬三千四百五十名江西萬五千名福建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六名山東總河及撫鎮標兵二萬名河南一萬名都各省經制馬步兵五十九萬四千四百十四名又載在外官兵俸餉康熙二十四年部撥歲額銀一千三百六十三萬三千九百兩米一百九十六萬二千五百石豆七萬餘石草三百餘萬束各有奇此篇數目不免有譌四十三年以各省營員耤

親丁食糧之名任意虛冒多寡不等令廷臣集議提督以下千把以上各定親丁名糧數目以爲養育家口僕從之需五十一年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虛名冒餉疏言冊上有兵伍內無兵紙上有餉軍中無餉其咎固在於侵餉之官其弊總起於頂名之兵蓋自召募悉用舊名於是新收開除無從稽核凡入侵餉之橐者雖查點摘發亦不可究詰矣五十二年大賞天下兵丁　諭頒賞諸臣按名散給而究不能盡知頂冒五十七年　諭各省空糧甚多即直隸空糧亦不勝數平日不補足訓練臨時欲用縱有募補之兵累萬亦何濟耶

臣謹案　聖祖削平三藩督蒙古而臣僕之嘗躬擐甲冑跋履行閒於兵事可謂精且練矣其時額設之兵常

少雖順治間兵額不可考以餉額推之蓋裁減於舊者十之三四若常守而不變豈非度支之幸哉或言康熙之世治尚寬厚各省虛伍之弊未能盡除何至甚爲之額蓋自經制既定俸薪不能驟增惟是示以限制去其太甚而已職田之制不可復矣令州縣以一分取火耗營屯之制不可復矣令將領以隨餉代養廉此　聖人馭天下之微權也

雍正二年以增設外委千把總定每人與步糧一分令其子弟家人頂食又定提督親丁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遊擊十五分馬七

步八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均馬步各半千總五分馬一步
四把總四分馬一步三　敕各省一例遵行倘定額之外
再行虛冒兵餉一名定行重罪
臣謹案　世宗爲治號爲綜覈承康熙休養之後舊有
名糧卒爲之定額何哉耗羨歸公州縣之養廉既不得
不增名糧定額陽用將弁養廉之名而陰行裁汰冗兵
之實此又　聖人之妙用也
乾隆二十九年會典載直省綠營兵額直隸四萬四千三
百四十八名山東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六名東河三千二
百五十二名南河一萬三千七十二名山西二萬八千七

百七名河南一萬四百三十六名江南四萬一千二百七十五名漕營五千二名江西一萬四千三百十二名福建六萬六千五百六十六名浙江四萬一千五百二十九名湖南北四萬三千四百四十七名陝甘九萬六千六十七名四川三萬三千九百七十名廣東七萬二千五百六十五名廣西二萬四千一百六十六名雲南四萬八千五百五十四名貴州三萬八千二百五十七名都六十三萬七千三百二十三名京城巡捕營不在此數

四十六年　諭向來各省提鎮下至將弁皆有分扣兵丁名糧作爲得項此例定自何年著該部具奏虛額空糧之

弊不可不徹底清查著傳諭各督撫將提鎮以下分扣名糧實數查明據實具奏又　諭國家簡核軍實期於兵額充足如兵丁紅白事件從前設有生息惠濟銀兩以資賞卹後因生息名色有關國體特敕停止昨陝甘添兵案內籌及賞卹請復惠濟銀兩朕以國家賞兵之費藉商生息支給究屬非宜已諭令動正項開銷各兵丁紅白銀兩原係加惠行伍格外施恩若因此裁扣名糧殊非核實之道所有賞卹兵丁紅白銀兩自乾隆四十七年爲始俱著於正項支給至各省武職俱有應得坐糧馬乾令照文員例給與養廉其所扣兵餉即可挑補實額核計添給養廉歲

支不及二百萬兩官員旣無拮据而各省又得兵力於行伍大有裨益時大學士阿桂奏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此項經費歲增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餘萬兩請將武職議給養廉所扣兵餉除邊疆查明增添兵額外其腹省均可毋庸挑補實額　高宗諭曰國家經費原當量入爲出而足兵衛民又不得稍存靳惜之見阿桂所奏出入大數大臣謀國自應如此但泉貨本流通之物財散民聚聖訓甚明見在戶部銀庫尙存七千餘萬兩何必於此緦緦過計乃令廷臣議奏尋定議所裁名糧悉挑補實額

案會典事例直隸裁養廉名糧三千八百七十名賞邺名糧九百名增實兵四千七百七十名山東裁養廉名糧一千五百九十三名增實兵一千五百八十一名山西裁養廉名糧二千一百六十名賞邺名糧四百三十五名增實兵二千五百九十五名河南裁養廉公費名糧一千百八十三名增實兵九百七十九名江南裁養廉名糧四千四百十一名賞邺名糧六百名增實兵五千十一名江西裁養廉名糧一千三百三十七名賞邺名糧二百五十名增實兵一千五百八十七名福建裁養廉名糧四千七百五十六名公費名糧一千四百八

十名增實兵四千七百五十六名浙江裁養廉名糧三千七百七名公費名糧一千一百四十名增實兵三千三十九名湖北裁養廉公費名糧二千九百三十三名增實兵二千三百八十名湖南裁養廉公費名糧三千三百八十六名增實兵二千五百八十八名四川裁養廉公費名糧四千二百七十四名增實兵如額陝甘裁養廉公費名糧七千九百三十名已增兵一萬二千七百三十名毋庸改募廣東裁養廉名糧五千七百七十四名增實兵如額廣西裁養廉名糧二千三百三十四名增實兵如額雲南裁養廉賞卹公費名糧五千四百

入名增實兵五千四百六十名貴州裁養廉賞郵公費名糧五千二百八十二名增實兵五千二百八十四名通各省裁名糧六萬五千一百四十三名隨增實兵五萬二千四百十二名併陝甘已增兵萬二千七百三十名裒多益寡其數適合

五十年　皇朝通考載各省綠營兵額京城巡捕營一萬名直隷三萬九千四百二名山東萬七千五百四名山西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名河南萬一千八百七十四名江南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名江西萬三千九百二十九名福建六萬三千一百十九名浙江四萬三十七名湖北萬

七千七百九十四名湖南二萬三千六百四名四川三萬一千一百十二名陝甘八萬四千四百九十六名廣東六萬八千九十四名廣西二萬三千五百八十八名雲南四萬一千三百五十三名貴州三萬七千七百六十九名都巡捕營及各省綠營兵五十九萬九千百八十四名

臣謹案 高宗天縱神武十全大功次第告成故中年郡國兵額多至六十三萬有奇時營員猶以冒支爲故智名糧之可指數者不啻十之一二中年以後府藏充溢戸部銀庫積至七千餘萬於是革名糧之弊按額招足實兵六萬餘名將弁養廉兵丁郵賞皆以正供給之

散財得民合於不言有無多寡之義其規模可謂閎遠矣顧虛糧既減則實額當增乃五十年通考成綜直省兵數減於舊者凡四萬餘人各省減少自數百名至數千餘名不等惟陝甘減少萬二千名則以四十六年新添之兵不在此數而山東河南江南視舊額轉多者以會典分河漕各標別爲額此則併入各省之中也合二書考之前後二十年中所裁者抑已多矣又案　高宗諭旨言武職養廉不及二百萬而阿桂奏言歲增三百萬者葢合公費賞䘏諸款併計之考嘉慶會典公廉項下綠營武職養廉歲額一百三十五萬二千餘兩綠營

公費歲領二十七萬三千餘兩江蘇江西無定額者不計綠營紅白事例四十萬八千餘兩此項連駐防計合計在二百萬以外故舉成數言三百萬也綠營提督養廉二千兩至把總九十兩經制外委十八兩載在中樞政考提督十六缺至把總三千五百二十一缺載在中樞便覽

嘉慶十七年續修會典各省綠營兵額京城巡捕營九千八百六十九人直隸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二人山東萬五千九百三十三人東河四千二百四十一人山西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四人河南萬三千八百三十四人江甯七千三十九人南河萬五千六百六十六人漕運三千六百八十一人江蘇二萬三千七百四十八人安徽八千七百三

十八人江西萬三千八百三十二人福建六萬三千三百二十四人浙江三萬九千九人湖北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人湖南三萬五千五百八十人陝甘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九人四川三萬四千百八十八人廣東六萬九千七人廣西二萬三千四百八人雲南四萬二千七百六十二人貴州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人通六十六萬千六百七十一人

嘉慶會典又載各省經費十三款五曰乾餉之欵各省並伊犁綠營官兵俸餉額支一千二百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兩又直省東三省並伊犁駐防官兵俸餉額支五百十五

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兩各有奇時各省歲撥俸餉支至一千七百二十四萬有奇又歲巡捕營兵餉每歲約需二十萬兩八旗兵餉月支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十三兩有奇無閏之年領支五百十五萬六千五百五十六兩有奇隨甲錢糧每月八千九百七十八兩有奇

臣謹案我 朝以兵威天下前則有康熙初之三藩後則有嘉慶初之三省三省之役肇於乾隆末年始爝火終燎原始豪末終斧柯賴 國家深仁厚澤天心助順中原之地危而復安是役也舉戶部舊帑七千餘萬而空之餉不足於是開事例兵不足於是廣召募逮事已而兵存兵存而費存所以耗 國家之元氣者至於今

五十年未復也考嘉慶中年兵額視乾隆中年增多二萬六千餘人視末年且增至六萬餘人按籍而稽大抵在川陝黔楚之交後患之毖豈得已哉

十九年閏二月　諭朕恭閱實錄乾隆四十六年查辦名糧一事我　皇考深維財散民聚之義惟願出帑藏以裕軍國而建議之初阿桂遂料及數十年以後經費難繼深識遠慮不愧老成謀國計此項至今三十餘年所用已逾於所存且自嘉慶元年以後軍務河工及各省蠲緩賑濟度支之外所出豈可萬億計設此時府庫充盈仍與昔年無異則朕亦惟守散財之　訓豈肯鰓鰓過計然使乾隆

年閒庫貯情形亦同今日我　皇考當日本不以阿桂之言爲非況我朝兵制定額已久增設名糧以來仍屬有名無實立政之道貴在因時制宜乃今將增設名糧應如何酌量裁汰仍復舊制著廷臣議奏又　諭添補名糧案內各省驟添兵六萬六千餘名爲數較多迄今三十餘年於武備無益而帑項多用至四十餘萬本日議上現在各省額兵六十二萬四千餘名較之雍正年閒及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所增實多自應酌加裁減各該省就現在經制參考先後所設兵數汛防控制情形應汰應留通盤籌畫庶餉不虛糜而兵皆足用

二十年二月以後各省以次奏到直隸山東安徽河南陝西甘肅六省俱無可裁減江蘇裁四百七十四名江西裁千八十三名福建裁千三百五十名浙江裁七百二十八名湖北裁千六百三十六名湖南裁千五百五十四名山西裁千八百六十五名廣西裁六百三十名四川裁六百三十名雲南裁二千三百三十二名貴州裁千九百五十八名各省共裁兵四萬四千二百四十名江蘇改馬兵三十五名戰兵十五名福建改馬兵五百名廣東改馬兵六百九十六名共改馬戰兵千二百四十六名自奉　旨日爲始限三年裁竣中樞政考

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　宣宗即位　諭曰國家爲民設
兵民出賦稅以養兵兵任操防以衛民其事相維而行我
朝百數十年來取民具有常制而兵額歷有增添乾隆四
十六年名權概募實兵計增兵六萬餘名嘉慶十九年山
西等省共裁兵一萬五千四百餘名內改馬戰兵爲步守
共一千二百餘名每歲經費視乾隆年間所添者節減四
分之一各省險夷衝僻邊腹情形不一事閱數十年亦復
今昔異宜若悉復未添原數是否可行原難懸揣然各省
現在額兵六十餘萬據所請汰歸所添之兵半亦僅百分
之二豈無可以抽裁之處著各督撫悉心覈議具奏

道光元年中樞政考載各省綠營兵額京巡捕營一萬名直隸三萬八千百三十一名外河兵二千五百四十一名山東萬五千十六名河南萬三千六百四十名東河九千四名山西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五名江蘇三萬二千五百十六名安徽八千二百七十三名南河萬二千八百二十三名漕運三千六百三十四名江西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名福建六萬三千九十六名浙江三萬六千八百三十名陝西四萬三千四百八十八名甘肅五萬八千八十三名湖北二萬一千百二十名湖南二萬三千百七十四名四川三萬三千九百七十五名廣東六萬九千百八十一名廣西二萬三

千百一名雲南四萬七百三十名貴州三萬八千四百二
名通六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名京營萬名在外
道光元年正月後各省以次奏到直隸山東安徽河南湖
北湖南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十省俱無可裁改江蘇裁兵
四十名江西二十八名山西二百七十名福建千三百八
十五名浙江七百六十八名共裁兵二千四百九十一名
山西改馬兵五百八名江蘇改馬兵一百名陝甘改馬兵
三千六百三十名廣東改馬兵五百三十五名共改馬兵
四千八百七十三名中樞政考

臣謹案乾隆間名糧募兵一舉而增六萬餘人歲支養

廉賞卹及新增之餉二百餘萬兩嘉慶十九年以後兩次裁汰僅萬六千餘名　國家經費耗之易而節之難如此

道光二十九年兵部冊檔各省綠營兵額京巡捕營一萬名直隸四萬一千三百三十五名山東二萬五十七名河南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一名東河併入河南山東山西二萬二千八百五名江蘇三萬八千百八名安徽九千四百四十二名南河漕運併入江南江西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名福建六萬千六百七十五名浙江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名陝西二萬四千七百二十名甘肅六萬八千八百六十二名湖北二萬五

百五名湖南二萬七千百十五名四川三萬三千八百十一名廣東六萬八千三百二十二名廣西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名雲南三萬九千七百六十二名貴州三萬六千四百七十七名通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十二名（京營萬名在外）此今日之兵額也自雍正九年定各省兵餉俱於歲需之外預撥來春三月待支道光二十六七兩年戶部奏撥各省次年兵餉均一千六百八十二萬一千六十一兩有奇（戶部北檔冊少二萬）閒歲過閏約加增一百二十餘萬兩此今日之餉額也

附論

案會典天下之田七百九十餘萬項歲供地丁銀三千二百餘萬兩通上中下地計之是一頃出銀四兩也今馬兵月餉二兩加以賞卹是七百畝之賦養一馬兵芻豆之費尙不在數也丁賦未歸地糧以前以每丁歲納二錢爲中則今步兵月餉兩五錢加以賞卹是百丁之賦而養一步兵鹽菜衣裝之因事而給者尙不在此數也養之如此其厚徒以民出賦稅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衞民不如是無以責其死力耳有尺籍伍符之責者可不使知衣食所自哉

前代兵餉見於通考者宋嘉祐中三司使程琳疏言騎

兵一人歲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一人歲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蓋其直與後世略相等特以錢耳臣謂農民上供則曰完錢糧兵丁入伍則曰食錢糧此上下之通稱奈何其易以銀也嚮者銀通行尚不甚病今外流之弊不止銀日少而價日昂徵之民者歲漸以支絀而給之兵者錙銖不容減少更數十年臣不知其於何取給也爲今日計莫若將外省兵餉與千把之廉俸紅白之賞郵槼行折錢通計某省地丁若干兵餉若干以定搭收錢銀之分數若貴州甘肅等省地丁少而兵餉多則通行徵錢折給錢不足乃給以協撥之銀其江

浙等省兵餉少而地丁多者仍以搭收之銀報部候撥雖不能盡蘇民困而數十年後之兵餉或可無慮乎或疑如是則近於變法臣考　列朝以來兵餉搭錢屢見會典亦即現行事例康熙五十八年嘉慶六年至今銀錢各半搭放是兵餉可用錢也若地丁搭收則順治十四年令民間以銀七錢三完納銀以運解錢抵存留亦不可謂無　國家之故事矣或又疑銀簡錢繁關支窒礙顧今日兵餉散給於各布政司道路有遠近莞庫有來索若營汛各就坿近州縣關支其勢自便且兵餉會同文員監放例有明文亦無侵官之慮至給餉以錢必

準市價若干隨時定額示　國家未嘗奪其所養即將來銀價低昂亦使兵農偕受其利益此一時救弊之法亦天下之公義也或又疑地丁蠲緩則如之何案定例各省兵餉皆於上年預撥待支原無慮臨時取辦而蠲緩之款例抵起運不抵存留即使某營指支之處偶爾全蠲亦可改指附近有餘州縣支給愼無惜此偶爾小轉移之力而遺此大轉移之利也自銀價踊貴論者多請用錢顧必官鑄錢而用之所鑄錢數不足以償銀直於是一兩之銀放錢一千司計者原以為錢本相當官無所利而兵丁豢養日久一時驟減將眾怨沸騰惟照

今日市價折徵折給官不必別籌鼓鑄一便也農民得錢無易銀之苦催科易集二便也斂散如一官無賠墊之費三便也兵丁不受尅扣四便也斯法果行倘所謂有利而無弊者乎

謹案三代以下養兵爲國家一大弊政惟宋儒多以爲未嘗無利至蘇軾之論以爲聖人復起不能再易蓋親見熙甯保甲之酷而知籍民爲兵未易行於後世也考郡國兵數見於馬氏通考者隋大業中伐高麗盡集四方之兵凡百十三萬餘人(禁兵不與)此兵最多之數唐貞觀置府六百三十四以中府千人爲率凡六十餘萬宿衞番

上則禁軍亦在其中有宋一代損益最詳開寶禁廂之軍總三十七萬至道六十六萬天禧九十一萬慶歷百二十五萬治平百十六萬各有奇時懲藩鎮之禍居重馭輕故禁軍常視廂軍之數而過之　國朝續通考載明洪武二十五年京軍二十萬餘人外軍九十九萬餘人王圻續通考言嘉靖中天下兵籍九十七萬京軍不與蓋明代養兵常百二三十萬人我　朝各省綠營兵則前代之廂軍也各省駐防兵則衛軍而就糧者也綜二者之數多不過七十餘萬少則六十餘萬益以京旗各營亦祇八九十萬而已視前朝養兵之數蓋減矣顧兵之

患常在多而不精亦嘗有不多而可以不精者今校閱有常期坐作有常法此以習軍禮耳兵之強弱戰之利鈍不與焉臣以為將弁者士卒之腹心欲其疆埸效命必自平時約束堅明始欲其約束堅明必自不侵冒尅扣始韎韋跗注之君子欲知武有七德臣請一言蔽之曰禁貪而已矣

列朝直省兵額表

康熙二十八年會典	乾隆十九年增會典	乾隆五十年通考	嘉慶十七年會典	道光元年中樞政考	道光二十九年兵部冊檔增戶部北檔房近年	康熙二十四年餉額駐

	京巡捕營	直隸	山西
防存內	二千三百	三萬七百餘餉八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兩有奇	二萬五千
	三營兵萬五千	四萬四千三百四十八	二萬八千七百七
		三萬九千四百二	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
	九千八百六十九	四萬二千三百五十二	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四
	萬	三萬八千百三十一〇外河兵二千五百四十一	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撥餉數目駐防在內	萬	四萬一千三百三十五	二萬二千八百五

河南	山東	東河	江南
萬	二萬五千並總河在內		四萬九千八百五十並總漕在內
萬四百三十六	萬六千七百九十七	三千二百五十二	四萬一千二百七十五
萬千八百七十四	萬七千五百四		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七
萬三千八百三十四	萬五千九百三十三	四千二百四十一	江甯七千三十九江蘇二萬三千七百四十八安徽八千七百
萬三千六百四十	萬五千十六	九千四	江蘇三萬二千五百十六安徽八千二百七十三
萬五千三百八十一	二萬五十七	併入河南山東	江蘇三萬八千百八安徽九千四百四十二

	南河	漕運	江西	福建	浙江
			萬五千	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六	四萬三千四百
	萬三千七十一	五千二	萬四千三百十二	六萬六千五百六十六	四萬一千五百
			萬三千九百二十九	六萬三千百十九	四萬三十七
三十	萬五千六百六十六	三千六百八十一	萬三千八百三十二	六萬三千三百二十四	三萬九千九
	萬二千八百二十三	三千六百三十四	萬二千八百五十六	六萬三千九十六	三萬六千八百
	併入江南	併入江南	萬二千四百七十二	六萬千六百七十五	三萬七千五百

	湖廣	陝甘	四川
五十	四萬	八萬五千九百七十八	四萬
二十九	四萬三千四百四十七	九萬六千六十七	三萬三千九百七十
	北萬七千七百九十四 南二萬三千六百四	八萬四千四百九十六	三萬一千百十二
	北二萬二千七百四十 南三萬五千五百八十	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九	三萬四千百八十八
三十	北二萬一千百二十 南二萬三千百七十四	陝西四萬三千四百八十八 甘肅五萬八千八十三	三萬二千九百七十五
六十五	北二萬五百五 南二萬七千百十五	陝西二萬四千七百二十 甘肅六萬八千八百六十二	三萬三千八百十一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七萬三千百十	二萬	四萬二千	二萬	五十九萬四千四百十四〇餉
七萬二千五百六十五	二萬四千六百十六	四萬八千五百五十四	三萬八千二百五十七	六十三萬七千三百二十三京
六萬八千九十四	二萬三千五百八十八	四萬一千三百五十三	三萬七千七百六十九	五十九萬九千八百十四
六萬九千七	二萬三千四百八	四萬二千七百六十二	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	六十六萬千六百七十一
六萬九千百八十一	二萬三千百一	四萬七百三十	三萬八千四百二	六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九京
六萬八千三百二十二	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二	三萬九千七百六十二	三萬六千四百七十七	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十二京營

千三百巡捕營
六十三不在數
萬三千內
九百兩

營萬名在外○
在外兵餉千
六百八
十二萬
千六十
一兩有
奇閏加
百二十
餘萬兩

紀軍政

順治九年定軍政隨京察六年一舉卓異者照文官賜服旌勸（十二年定）康熙元年改爲三年考滿四年御史李振宜言武職考滿營謀優等勢必尅扣兵餉貽誤封疆請按歷俸功次升轉於是六年復行軍政以操守才能騎射年歲爲

四格並履歷軍功冊送　敕提督聽總督注考旋停總兵自陳聽督撫提督考核六十一年　敕在京武職照外省五年考選軍政兵部議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副都統前鋒護軍步軍統領皆近御大臣不必自陳遇軍政將屬員照外省薦舉及八法具奏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照提鎮自陳其屬員照京城考核凡駐防軍政分盛京吉林黑龍江西安江甯杭州荊州福州廣州綏遠城察哈爾熱河密雲青州涼州山海關乍浦山西河南伊犁烏魯木齊二十一處各處城守尉協領屬員派大臣往同考核雍正元年初行在京軍政　諭出兵效力年老倖深尚能坐理者留任不宜留任者另奏加恩其雖無效力行間而供職年久身逢太

平何由經歷戰陣亦留心察看三年　諭卓異非升進官
階可比必將漢仗好曾經効力之人薦舉令各省所保副
參游擊輪流來京察其人材弓馬督撫提鎮以其操守訓
練密陳五年以千把爲行伍出身之途外省拔補往往賫
緣而兵丁年力精壯技勇可觀者轉不能得一官職定半
年之限沙汰不能稱職者從公選補六年太原總兵袁立
松以守備梁玉年老入於八法並奏玉年六十八歲精力
不衰且廉潔敏練　諭曰八法年老謂衰老不能辦事並
非限年若干即入八法若限年歲爲處分則未老早衰不
能辦事者將姑容之乎且諳練之人尤爲難得上司當優

待以為後進之表式梁玉仍留原任若可勝游擊著即題補乾隆元年定出兵効力人員年老休致令子弟一人入伍食糧無子弟亦給守糧以贍之九年　諭國家承平日久各省營伍日就廢弛今據奏各處情形大概甲仗旗幟尚屬鮮明而鳥槍騎射則皆平常大臣所司何事而輕視若此乃嚴行申飭十一年　諭曰從來將備之選務須精悍之材雖目不識丁而膽略豈關文采縱貌非出衆而義勇無礙麤疏苟整肅部伍委寄干城矢奔走於疆場甘勤勞於行列類非蒲具聰明小有才幹者之所能為而勁健渾樸氣盛力充之裨弁所當略短取長加意造就以儲將

材重武備者也近見各督提保舉員弁軍功勞績外大率以明白勤敏才堪辦事注者朕簡閱詢問奏對便給者有之才具明晰者有之而人材雄偉拔勇超軼者曾不數見豈明白勤敏即可謂將材而才堪辦事即可爲武備耶嗣後保題務重弓馬兼取漢仗如仍以軟弱而謬稱熟練機巧而謬稱通達是重違朕訓膜視封疆矣定將該督提嚴加議處十年定甄別年滿千總三年舉行一次至十五年

上以各省所保總兵頗少當意乃幷 諭之曰即如年滿千總一項類多猥瑣不足入目蓋充伍之初以及揀拔外委該營弁未能一一秉公雖經督撫考驗率以微末而

忽之且或以年久姑容不加駁正獨不思今之年滿千總非即異口之將弁乎　國家擢用武職營伍爲正途拔補將弁不選之若輩更何從挑選乎緣次而升皆自年滿千總始折衝禦侮之用必豫籌於昇平無事之日不可視爲緩圖也是年以自陳雖遵例而實繁文至御前大臣等或簡自勳戚或拔從宿衞其辦理閣部卿長及八旗職任俱量才器使非循資銓用者比且伊等世沐　國恩而每至三年亦循例求罷是轉以疏遠自居如君臣一體之義何前宗室王公令不必自陳嗣後御前大臣等兼理閣部旗務者遇軍政俱不必自陳於是自陳之例並罷五十六年

新授定海鎮總兵德昌經兵部察係軍政三等乃停其任惟水師用人往往不格以定例雍正二年以督撫遇營員勞績升遷仍復題留本省天下一體豈容各分爾我嗣後惟水師員缺仍許題留二十三年 諭向來考拔水師專以弓馬但水師所重全在能識風濤沙線及駕駛等事令該管官於統領出巡時留心察看水務分別等第注冊考拔